

恩师李歇浦离开我们已经一年多了。特别想说上海电影的一种制度安排,一种巧妙的、鲜为人知的、隐而不露的安排——双导演制度。

一个电影两个导演?那岂不打起来?当导演的大多个性强,主意大,轻易瞧不上别人。两个导演,到底听谁的?

双导演制度,有点不可思议吧,听我慢慢道来。

很多优秀的电影都有两个导演,比如说吴贻弓老师和导演吴永刚拍摄的《巴山夜雨》,比如于正老师入行时和大导演陈晓丹拍摄的《难忘的战斗》,比如李歇浦老师和大导演张骏祥拍摄的《大泽龙蛇》……这些优秀的电影都隐藏着双导演密码。可以叫导演和总导演,也可以是两个联合导演,叫

如果说十月是金色的,仰仗着秋日最为华丽的时段,在桂香四溢中,闪烁炫耀;那么十一月的立冬后,天色像被流云注入了白色调的水彩画,清清淡淡,素然的大背景反倒映衬出更为清晰、具体的景与物。

站在上海郊外某河塘的小桥上,注视着不远处树梢上的水鸟。从一开始抱着等待它起飞的心情,到现在安然地随它、看它、同它一起静静地注视水面,仅仅注视当下眼前的景象,半小时快过去了。这是一只白鹭,体形中等,神态安然,鸟喙已长得相当成熟,细长坚实,似乎力量不小,将其头部往身体方向拉陷,像一位陷入沉思的哲人,也像一位低头垂眼的老者。它几乎不怎么动,要不是周遭几只麻雀飞过,甚至会错觉眼前的景象是一幅肃然的静物画。然而说实话,能够这样专注静然地观察鹭鸟,主要缘于两天前遇到的一件小事,不然我可能根本就注意不到这样秋冬交替之时,如天色般淡然又沉静的水鸟。也不会有这样一段彻底安静下来,全然与时空、自然相融的时光。

两天前应邀去往南京一生态园参观。其中,在沿水区域主办方专门打造了一处白鹭园,以供南北迁徙的野生鹭鸟得以落脚休憩。而秋冬之际,正是它们由北南归的时间,林间低野处均能看到它们清灵典雅的身影,毛色清白,反倒衬得山水更为深沉,仿佛由点睛之笔激活的山水墨。就在导览者想进一步介绍白鹭的时候,竟一时语塞,卡在一句著名的诗词,嗫嚅道:“嗯,有句古诗,很有名,讲白鹭的……”她知我平日喜阅读,码码

七夕会 夏秋交替时,暑气未全消,汗津津地走进水果店,入眼的还是多汁的西瓜。听果粉说起过,入秋后西瓜就过气了。我不严苛,捧了一个去收银台等候称重付款。我前面是个精细的女人,她用硬纸板托底,搬了个带壳的榴莲,要求店员帮她去皮取肉打包。女人说,她的家人都不喜欢榴莲,闻了那股味,剥出来的肉,如果一并装进一个盒子,量多味重,一人开吃,气味蔓延,全家被熏。吃剩的再储存,新鲜度大打折扣,不如分三盒装,想吃一盒,开一盒,在不干扰家人的空间里独乐乐。又是一家孤独的榴莲粉,和我何其相似。我对水果店里带壳的榴莲通常视而不见,想吃就去超市买剥好的小份装,拎到家门口,把榴莲吃

法很多,都是皮相,本质却没变。

我是李歇浦老师的徒弟、学生,也是长期的亲密合作者,当年他到大学来给我们导演班担任主课老师,我都还没毕业,就被他点将选入《开天辟地》摄制组担任场记。当年的《开天辟地》可不得了,可以说是天字一号的剧组。上影对每一个细节的追求都到了精益求精、无以复

加的地步。比如道具,要做20世纪20年代的灯泡,拍摄期处于20世纪90年代,怎么解决这个问题?道具师们居然为了小小的灯泡重新去工厂开模具造灯泡!“变态”程度可见一斑。我们新导演也就在这样一部事无巨细的电影里,受到了非常全面的基础训练,脑子里灌满了精益求精的制作观念。都说

场记工作是学做导演的摇篮,别看琐碎细密,却可以近距离观察大导演的宏观微观思路,这才发现导演是无法简单地从学校学出来的,要紧的东西书本上都没写,是需要跟着师父耳濡目染看会的。“真玩意儿”需要师父的耳提面命口传心授,这和学中医、相声没啥两样,“师徒传

承”大于“师生传承”。我们有时会看到,导演也会被演员呛,也会气得吃不下饭,这才能感悟导演工作的全部含义。《开天辟地》从头到尾耗时一年半,有时觉得奇怪,一些非常重大的问题,李歇浦老师竟然都会听我这个实习生的意见。我就这样一路跟着李歇浦老师,幸福地学习了多年,直到有一天李歇浦老师要开拍一部新电影《走出西柏坡》,他跟我说:“梁山,你跟我这么多年了,这部电影我们一道拍,你做我的联合导演”,啊,真的像做梦一样。于是我就这样开始了我的电影导演生涯。没有恩师的提点,这种情况绝无可能。《走出西柏坡》我和老师又走到了一起,拍摄中我有很多天马行空的想法,老师都第一时间给予鼓励和支持,让我放心大胆地朝前冲。师徒俩配合,一张一弛,相得益彰。

回家途中,我反思起来为什么如此耳熟能详的一句话,在真正身临其境的时候却无法自然地反应出来。细想,其实在学习或诵读诗词的时候,只凭句词音律来记忆、想象某种飞鸟展翼的场景,但实际上对于诗词里提到的“白鹭”,自己从未真正尝试去认识、研究,也未曾去到大自然探索它们真实的状态。所以就算看到真的白鹭,一时间都未能将两者联系。和家人聊起,妈妈立即说到小区外的河塘最近就有不少。“远在天边,近在咫尺”,于是便有了文章开头我独自驻足观鹭的场景。

眼前的鹭鸟突然撑腿扬翅,如陡然打开的华扇,扑落一阵斑驳叶影。它在清灰色的天空中划出一道白色的弧线,悠长而有力。“原来也并不是直冲云霄的”,我默默地自言自语,曾经“一行白鹭上青天”的想象画面由自然世界给出更真实、具体的诠释。而自己则因为这个半个多小时的沉凝,仿若在时间的清池中得到净沐,身心通透。在我们终日低头,沉浸在手机、电脑构筑的数字世界;常规、教条搭建的现实社会之外,还有一个真实的自然世界,秋末冬临的清隽天地间,稍稍抬起头,也许可见一行白鹭上青天。

了,把盒子扔了,像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似的,回家前“毁尸灭迹”,力求零“扰民”。用让人欢喜让人嫌形容榴莲,恰如其分。爱其味,食之甘饴,嫌其味,闻着想吐。肯定与否定两极分化。萝卜青菜各有所爱,无可厚非,只能说爱吃的人多了份口福。打开坚硬带刺的外壳,奶黄、乳白色的果肉,细腻嫩滑似凝脂,瓮臭味到了口中香不可言,回味无穷。早年吃榴莲,会联想到另一种美味,上海牛奶棚的搅奶油。后来越品越觉得,有反差感,味道有层次感的榴莲,更有魔力,更能满足日益增长的“重口味”需求。

我有两次尽兴吃榴莲的经历。二十五年前,去厦门出差,完成任务收工后,和当地同事去附近的海边吹风。海边有榴莲摊,摊主边忙碌边吆喝:“走

过路过不要错过,金枕头、猫山王、黑刺、苏丹王、青尼,款款大牌。”我们为之心动,同事说她很喜欢,我不想错过,我们一人买了一大碗,碗里的果肉肥腴丰厚。我们坐在遮阳伞下的



晨色 (纸本设色) 宋玉麟

承”大于“师生传承”。我们有时会看到,导演也会被演员呛,也会气得吃不下饭,这才能感悟导演工作的全部含义。《开天辟地》从头到尾耗时一年半,有时觉得奇怪,一些非常重大的问题,李歇浦老师竟然都会听我这个实习生的意见。我就这样一路跟着李歇浦老师,幸福地学习了多年,直到有一天李歇浦老师要开拍一部新电影《走出西柏坡》,他跟我说:“梁山,你跟我这么多年了,这部电影我们一道拍,你做我的联合导演”,啊,真的像做梦一样。于是我就这样开始了我的电影导演生涯。没有恩师的提点,这种情况绝无可能。《走出西柏坡》我和老师又走到了一起,拍摄中我有很多天马行空的想法,老师都第一时间给予鼓励和支持,让我放心大胆地朝前冲。师徒俩配合,一张一弛,相得益彰。

当年我也听歇浦老师讲,他给张骏祥大导演当助手的经历。张骏祥是电影局局长,留学耶鲁归国的大导演,到哪里都是气场强大,鸦雀无声,旁人连大气都不敢出。但张老师却又非常放权给李导,让后者大胆地去闯去试。像当时歇浦老师这样的青年导演,在他这年龄段,思路是很狂野的,可以说创意无限,无限到没有边际。一般而言,青年导演精力充沛,闯劲十足。但控制全局的能力,吸引大明星

合作的能力,电影完片的能力,面对审片的抗压能力,都是有限的。而老导演呢,到了一定年龄阅历,充满经验,人脉宽广,但艺术上不免开始保守,精力也稍逊。这两者都有短板,其实任何人都不能雌雄同体,阴阳合一。怎么保障影片质量呢?答案是一一师父+徒弟双导演制。师徒二代导演恰是我们中国文化里讲的阴阳和。阴和阳是什么?阳,指一种跃动的、向上的、亢奋的力量;阴呢,指一种安静的、收敛的、静态的力量。其实世界上万事万物分阴阳,阴阳平衡,事物才能健康地运行发展,孤阴不长,孤阳不生。在一部电影的创作中,新导演属阳,老导演属阴;创新是阳,守正是阴,是事物的一体两面。阴阳平衡论是二元思维,中庸之道是一元思维。我们讲二元平衡,阴阳都要发展,不能只顾一头。这个哲学可以用在拍电影,也可以用在社

会管理,用在家庭生活,是一种普遍规律。双导演说容易,但是天无二日,剧组到底听谁的呢?人与人的想法是不同的,艺术处理也没有绝对的对错,如果没有感情的纽带,双导演制度是不可行的。但如果有一根心纽带,连着心心相印的师徒,连着心情就不同了。思想再激荡碰撞也不会破裂。老导演负责控制大局和方向,青年导演往前突进、大胆创新。一阴一阳,在守正和创新上就二元平衡了,最后还有极好的副产品——人才。我的很多技术手势,想起来很可能是前辈导演的手势,但当时意识不到。看景的时候边上老摄影师悠悠地来一句,当年老局长(指张骏祥先生)找景也是这个习惯,这时我才会意识到,虽然和张骏祥先生从未谋面,但我从师父那里不知不觉接过了师爷爷的方法。今天的上影,先贤为我们创造了

辉煌,同时,我们还有一批可以传帮带的中年骨干力量。所以我非常主张各位导演多为上影带徒弟(当然也要为社会带徒弟),因为这种“腰段”的资源,是很多电影企业所没有的。球场上有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叫后腰,让战线前后贯通的人,都是价值千金。上海电影的传统,人物塑造、故事讲述、“抓住情感的弦拼命地弹”,其实都是内涵极其丰富的一门手艺,是非物质文化遗产,非常容易被毁灭。让它存续是每代电影人都该努力的,因为这不仅是谋生的私器,而是天下公器,需要我们敬畏,至少不能断在自己手里。歇浦老师带徒绝不保守,他真心地信任呵护你,打心眼里帮助你,发挥你的长处。每当接触到他柔软的眼神,我总是感受到一个字——“慈”。慈的真正含义,就是看到孩子成长成功时发自内心的为其高兴,这叫慈。我们讲的慈父和慈母,就是这个慈。

我这里有李歇浦老师太多的回忆,江湖上也有很多他的传说。当年他的《拦车人》在某县城拍摄引起轰动,全城的人都出动围观拍电影。这还咋拍啊?李老师上课时得意地告诉学生,他让副导演带了一支摄影制组,带上一架不装胶片的摄影机,跑到一个山坡上,摆个阵势假模假式地拍摄,全县的人都被吸引到假摄制组那边去了,歇浦老师自己带着真摄制组,在一个山洼里不声不响把戏给拍下来了。听得学生们一个个佩服至极,觉得老师是诸葛亮再世。李导,您的道德风范一直影响着我,激励着我。我知道,您跟我不是一辈子的缘分。我非常非常想念您。

承”大于“师生传承”。我们有时会看到,导演也会被演员呛,也会气得吃不下饭,这才能感悟导演工作的全部含义。《开天辟地》从头到尾耗时一年半,有时觉得奇怪,一些非常重大的问题,李歇浦老师竟然都会听我这个实习生的意见。我就这样一路跟着李歇浦老师,幸福地学习了多年,直到有一天李歇浦老师要开拍一部新电影《走出西柏坡》,他跟我说:“梁山,你跟我这么多年了,这部电影我们一道拍,你做我的联合导演”,啊,真的像做梦一样。于是我就这样开始了我的电影导演生涯。没有恩师的提点,这种情况绝无可能。《走出西柏坡》我和老师又走到了一起,拍摄中我有很多天马行空的想法,老师都第一时间给予鼓励和支持,让我放心大胆地朝前冲。师徒俩配合,一张一弛,相得益彰。

当年我也听歇浦老师讲,他给张骏祥大导演当助手的经历。张骏祥是电影局局长,留学耶鲁归国的大导演,到哪里都是气场强大,鸦雀无声,旁人连大气都不敢出。但张老师却又非常放权给李导,让后者大胆地去闯去试。像当时歇浦老师这样的青年导演,在他这年龄段,思路是很狂野的,可以说创意无限,无限到没有边际。一般而言,青年导演精力充沛,闯劲十足。但控制全局的能力,吸引大明星

合作的能力,电影完片的能力,面对审片的抗压能力,都是有限的。而老导演呢,到了一定年龄阅历,充满经验,人脉宽广,但艺术上不免开始保守,精力也稍逊。这两者都有短板,其实任何人都不能雌雄同体,阴阳合一。怎么保障影片质量呢?答案是一一师父+徒弟双导演制。师徒二代导演恰是我们中国文化里讲的阴阳和。阴和阳是什么?阳,指一种跃动的、向上的、亢奋的力量;阴呢,指一种安静的、收敛的、静态的力量。其实世界上万事万物分阴阳,阴阳平衡,事物才能健康地运行发展,孤阴不长,孤阳不生。在一部电影的创作中,新导演属阳,老导演属阴;创新是阳,守正是阴,是事物的一体两面。阴阳平衡论是二元思维,中庸之道是一元思维。我们讲二元平衡,阴阳都要发展,不能只顾一头。这个哲学可以用在拍电影,也可以用在社

会管理,用在家庭生活,是一种普遍规律。双导演说容易,但是天无二日,剧组到底听谁的呢?人与人的想法是不同的,艺术处理也没有绝对的对错,如果没有感情的纽带,双导演制度是不可行的。但如果有一根心纽带,连着心心相印的师徒,连着心情就不同了。思想再激荡碰撞也不会破裂。老导演负责控制大局和方向,青年导演往前突进、大胆创新。一阴一阳,在守正和创新上就二元平衡了,最后还有极好的副产品——人才。我的很多技术手势,想起来很可能是前辈导演的手势,但当时意识不到。看景的时候边上老摄影师悠悠地来一句,当年老局长(指张骏祥先生)找景也是这个习惯,这时我才会意识到,虽然和张骏祥先生从未谋面,但我从师父那里不知不觉接过了师爷爷的方法。今天的上影,先贤为我们创造了

辉煌,同时,我们还有一批可以传帮带的中年骨干力量。所以我非常主张各位导演多为上影带徒弟(当然也要为社会带徒弟),因为这种“腰段”的资源,是很多电影企业所没有的。球场上有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叫后腰,让战线前后贯通的人,都是价值千金。上海电影的传统,人物塑造、故事讲述、“抓住情感的弦拼命地弹”,其实都是内涵极其丰富的一门手艺,是非物质文化遗产,非常容易被毁灭。让它存续是每代电影人都该努力的,因为这不仅是谋生的私器,而是天下公器,需要我们敬畏,至少不能断在自己手里。歇浦老师带徒绝不保守,他真心地信任呵护你,打心眼里帮助你,发挥你的长处。每当接触到他柔软的眼神,我总是感受到一个字——“慈”。慈的真正含义,就是看到孩子成长成功时发自内心的为其高兴,这叫慈。我们讲的慈父和慈母,就是这个慈。

我这里有李歇浦老师太多的回忆,江湖上也有很多他的传说。当年他的《拦车人》在某县城拍摄引起轰动,全城的人都出动围观拍电影。这还咋拍啊?李老师上课时得意地告诉学生,他让副导演带了一支摄影制组,带上一架不装胶片的摄影机,跑到一个山坡上,摆个阵势假模假式地拍摄,全县的人都被吸引到假摄制组那边去了,歇浦老师自己带着真摄制组,在一个山洼里不声不响把戏给拍下来了。听得学生们一个个佩服至极,觉得老师是诸葛亮再世。李导,您的道德风范一直影响着我,激励着我。我知道,您跟我不是一辈子的缘分。我非常非常想念您。

安徽亳州市,历史太深厚。商汤灭夏后立此为商朝第一都,后又为曹魏陪都,区区之地号称三朝古都。

写亳州题目很多,如老子的亳州,华佗的亳州。但我只写曹操。因为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地下,有一座8000米长的呈十字形的运兵地道。史称“曹操运兵道”,功能齐全,犹如恢宏的“地下长城”。曹操出生于亳州。公元189年,曹操在洛阳欲杀董卓不成,一路逃窜。逃回亳州招兵买马。因在家乡遭通缉,他跑到邻近的陈留(今属开封)组织家乡兵勇。陈留太守张邈和襄邑(今睢县)巨族卫兹,助曹一臂之力。曹操起用“摸金校尉”在商丘芒砀山一带盗墓,筹措军饷。在镇压黄巾起义时,诱降一批青州黄巾军,编为“青州兵”,迎汉献帝都许昌。从此,他开创了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的先例。

作为中州门户、徐兖咽喉的亳州,城里的道德中宫是祭祀老子的庙祠,门前的问礼巷据称是孔子向老子求教的地方。曹操的地下运兵道主入口设在城区的最高点:大隅首,现在建了一座巍峨的眺望楼。隐蔽的地道口设在高耸之处,也算兵不厌诈。这里是整个地道的指挥中心,然后呈十字形通向城外四门。全长8000米,共有单行道、平双道、上下两层、立体交叉四种样式,被誉为古代军事史和建筑史上的奇迹。地道中没有猫耳洞、障碍券、陷阱、绊腿板等设施。纵横

合作的能力,电影完片的能力,面对审片的抗压能力,都是有限的。而老导演呢,到了一定年龄阅历,充满经验,人脉宽广,但艺术上不免开始保守,精力也稍逊。这两者都有短板,其实任何人都不能雌雄同体,阴阳合一。怎么保障影片质量呢?答案是一一师父+徒弟双导演制。师徒二代导演恰是我们中国文化里讲的阴阳和。阴和阳是什么?阳,指一种跃动的、向上的、亢奋的力量;阴呢,指一种安静的、收敛的、静态的力量。其实世界上万事万物分阴阳,阴阳平衡,事物才能健康地运行发展,孤阴不长,孤阳不生。在一部电影的创作中,新导演属阳,老导演属阴;创新是阳,守正是阴,是事物的一体两面。阴阳平衡论是二元思维,中庸之道是一元思维。我们讲二元平衡,阴阳都要发展,不能只顾一头。这个哲学可以用在拍电影,也可以用在社

会管理,用在家庭生活,是一种普遍规律。双导演说容易,但是天无二日,剧组到底听谁的呢?人与人的想法是不同的,艺术处理也没有绝对的对错,如果没有感情的纽带,双导演制度是不可行的。但如果有一根心纽带,连着心心相印的师徒,连着心情就不同了。思想再激荡碰撞也不会破裂。老导演负责控制大局和方向,青年导演往前突进、大胆创新。一阴一阳,在守正和创新上就二元平衡了,最后还有极好的副产品——人才。我的很多技术手势,想起来很可能是前辈导演的手势,但当时意识不到。看景的时候边上老摄影师悠悠地来一句,当年老局长(指张骏祥先生)找景也是这个习惯,这时我才会意识到,虽然和张骏祥先生从未谋面,但我从师父那里不知不觉接过了师爷爷的方法。今天的上影,先贤为我们创造了

辉煌,同时,我们还有一批可以传帮带的中年骨干力量。所以我非常主张各位导演多为上影带徒弟(当然也要为社会带徒弟),因为这种“腰段”的资源,是很多电影企业所没有的。球场上有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叫后腰,让战线前后贯通的人,都是价值千金。上海电影的传统,人物塑造、故事讲述、“抓住情感的弦拼命地弹”,其实都是内涵极其丰富的一门手艺,是非物质文化遗产,非常容易被毁灭。让它存续是每代电影人都该努力的,因为这不仅是谋生的私器,而是天下公器,需要我们敬畏,至少不能断在自己手里。歇浦老师带徒绝不保守,他真心地信任呵护你,打心眼里帮助你,发挥你的长处。每当接触到他柔软的眼神,我总是感受到一个字——“慈”。慈的真正含义,就是看到孩子成长成功时发自内心的为其高兴,这叫慈。我们讲的慈父和慈母,就是这个慈。

我这里有李歇浦老师太多的回忆,江湖上也有很多他的传说。当年他的《拦车人》在某县城拍摄引起轰动,全城的人都出动围观拍电影。这还咋拍啊?李老师上课时得意地告诉学生,他让副导演带了一支摄影制组,带上一架不装胶片的摄影机,跑到一个山坡上,摆个阵势假模假式地拍摄,全县的人都被吸引到假摄制组那边去了,歇浦老师自己带着真摄制组,在一个山洼里不声不响把戏给拍下来了。听得学生们一个个佩服至极,觉得老师是诸葛亮再世。李导,您的道德风范一直影响着我,激励着我。我知道,您跟我不是一辈子的缘分。我非常非常想念您。

我这里有李歇浦老师太多的回忆,江湖上也有很多他的传说。当年他的《拦车人》在某县城拍摄引起轰动,全城的人都出动围观拍电影。这还咋拍啊?李老师上课时得意地告诉学生,他让副导演带了一支摄影制组,带上一架不装胶片的摄影机,跑到一个山坡上,摆个阵势假模假式地拍摄,全县的人都被吸引到假摄制组那边去了,歇浦老师自己带着真摄制组,在一个山洼里不声不响把戏给拍下来了。听得学生们一个个佩服至极,觉得老师是诸葛亮再世。李导,您的道德风范一直影响着我,激励着我。我知道,您跟我不是一辈子的缘分。我非常非常想念您。

交错,布局精妙。进去之后,比我十几年前参观的河北冉庄地道(电影《地道战》原型)还要令人惊叹,众多的通风口,紧急时也可以作为出口用。行走时压抑感小,基本不用弓腰低头。

这个运兵道,主要是打仗时起到反包围的作用。据说刚建完却成了走秀的“秀场”。当时曹操手下兵少,为了唬住诸侯们,他让士兵穿着红衣出城,再从地道返回,换上黄衣重新出城。以此显示兵勇众多,队伍仿佛源源不断。

南宋嘉熙四年,黄河泛滥,亳州淹没。运兵道被淤泥堵塞,从此深埋地下700年。1938年,为躲避日军飞机轰炸,市民挖防空洞,古地道重见天日。目前开放的仅700米。运兵道出口处一石碑上刻有“袞雪”二字,这是至今发现的曹操留下的唯一书迹。袞雪二字出自《汉魏十三品》。曹操驻兵汉中褒谷口,见褒河流水汹涌而下,挥笔题写“袞雪”二字。随从提醒:“袞字缺水三点。”曹操抚掌大笑:“一河流水,岂缺水乎!”想到杭州西湖的乾隆题写的“花港观鱼”,鱼字下面三点而非四点。也有臣下提醒“少了一点”,乾隆笑答:三点为水,四点为火,难道煮鱼?大人物就是非同一般,气场之大摧枯拉朽。

后世评断曹操,各有言说。但关于曹操的故土亳州,人杰地灵已是共识。孔子在此首向老子求教,后辈在此只能抬头问天。

合作的能力,电影完片的能力,面对审片的抗压能力,都是有限的。而老导演呢,到了一定年龄阅历,充满经验,人脉宽广,但艺术上不免开始保守,精力也稍逊。这两者都有短板,其实任何人都不能雌雄同体,阴阳合一。怎么保障影片质量呢?答案是一一师父+徒弟双导演制。师徒二代导演恰是我们中国文化里讲的阴阳和。阴和阳是什么?阳,指一种跃动的、向上的、亢奋的力量;阴呢,指一种安静的、收敛的、静态的力量。其实世界上万事万物分阴阳,阴阳平衡,事物才能健康地运行发展,孤阴不长,孤阳不生。在一部电影的创作中,新导演属阳,老导演属阴;创新是阳,守正是阴,是事物的一体两面。阴阳平衡论是二元思维,中庸之道是一元思维。我们讲二元平衡,阴阳都要发展,不能只顾一头。这个哲学可以用在拍电影,也可以用在社

会管理,用在家庭生活,是一种普遍规律。双导演说容易,但是天无二日,剧组到底听谁的呢?人与人的想法是不同的,艺术处理也没有绝对的对错,如果没有感情的纽带,双导演制度是不可行的。但如果有一根心纽带,连着心心相印的师徒,连着心情就不同了。思想再激荡碰撞也不会破裂。老导演负责控制大局和方向,青年导演往前突进、大胆创新。一阴一阳,在守正和创新上就二元平衡了,最后还有极好的副产品——人才。我的很多技术手势,想起来很可能是前辈导演的手势,但当时意识不到。看景的时候边上老摄影师悠悠地来一句,当年老局长(指张骏祥先生)找景也是这个习惯,这时我才会意识到,虽然和张骏祥先生从未谋面,但我从师父那里不知不觉接过了师爷爷的方法。今天的上影,先贤为我们创造了

辉煌,同时,我们还有一批可以传帮带的中年骨干力量。所以我非常主张各位导演多为上影带徒弟(当然也要为社会带徒弟),因为这种“腰段”的资源,是很多电影企业所没有的。球场上有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叫后腰,让战线前后贯通的人,都是价值千金。上海电影的传统,人物塑造、故事讲述、“抓住情感的弦拼命地弹”,其实都是内涵极其丰富的一门手艺,是非物质文化遗产,非常容易被毁灭。让它存续是每代电影人都该努力的,因为这不仅是谋生的私器,而是天下公器,需要我们敬畏,至少不能断在自己手里。歇浦老师带徒绝不保守,他真心地信任呵护你,打心眼里帮助你,发挥你的长处。每当接触到他柔软的眼神,我总是感受到一个字——“慈”。慈的真正含义,就是看到孩子成长成功时发自内心的为其高兴,这叫慈。我们讲的慈父和慈母,就是这个慈。

我这里有李歇浦老师太多的回忆,江湖上也有很多他的传说。当年他的《拦车人》在某县城拍摄引起轰动,全城的人都出动围观拍电影。这还咋拍啊?李老师上课时得意地告诉学生,他让副导演带了一支摄影制组,带上一架不装胶片的摄影机,跑到一个山坡上,摆个阵势假模假式地拍摄,全县的人都被吸引到假摄制组那边去了,歇浦老师自己带着真摄制组,在一个山洼里不声不响把戏给拍下来了。听得学生们一个个佩服至极,觉得老师是诸葛亮再世。李导,您的道德风范一直影响着我,激励着我。我知道,您跟我不是一辈子的缘分。我非常非常想念您。

美食



边看边聊



夜光杯

双导演

梁山

一行白鹭上青天

傅杰妮



白鹭

七夕会

我爱榴莲

瑞秋

沙滩上,放眼远眺,婀娜多姿的云,凝视着碧波荡漾的海,喧嚣奔腾的海浪,前拥后抱拍打缠绵。两个女生很快融入在一动一静的画面中,静静地看海,欢快地吃榴莲。

十几年前去朋友家聚会,每人带份菜或点心。我们中的一位拎了个大榴莲。该朋友来时兴高采烈,结果被十几对皱起的眉头,打击得灰头土脸。她不甘地说:“你们都是